绿衣亨利

卷一

[瑞士]凯勒　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丛书名:世界文学名著系列

书　名:**绿衣亨利卷一**
作　者:**[瑞士]凯勒**
出版社:**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版　次:2001 年　月第　版
印　次:2001 年 月第 次印刷
开　本:　　字数 :　千字
书　号: ISBN 7-5312-1364-8　/I230
定　价:71:00元

卷　一

第一回　歌颂家世

我父亲出生在一个古老乡村里的农民家。当初有个阿勒曼尼人，在分土地的时候，把枪插在这个地方的地里，建了一个庄院，这个乡村就由他而得名。几个世纪以后，在村民的传说中，这个作为村名来源的家族已经消失了，又有一个封建领主采用村名作为自己的称号，还修了一座府邸，没有人知道这座府邸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位“贵人”什么时候死去的。但是这个乡村却依然存在，而且人口众多，热闹非凡，原有的二三十个姓氏，毫无变动地传下来，支庶旺盛的家族，一直还姓这二三十个姓。年代虽然久远，但向来粉刷得雪白的教堂周围有一块从来没有扩展过的墓地，其中的土壤，可以说的确是由祖祖辈辈的人们的已经腐烂的遗体构成的。哪怕掘地十尺，也没有任何一个不是曾经在人类机体内走过，并还和其它土壤一起被挖掘过的小小的颗粒。可是我这话说得过火了，我把那四块枞木板忘了。它们来源于周围青山上的那些同样古老的庞大家族，每次都随着遗体一同入土。我还忘记了做寿衣的亚麻布，这是用这些地里生长的亚麻纺成纱，经过漂白织成的亚麻布，因此和那四块枞木板一样，也是家族的一部分，它并不妨碍我们墓地上的土壤和别的土壤一样清凉，颜色一样黑。绿油油的野草长在墓地上，玫瑰和素馨花错落丛生，枝叶繁茂，杂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谈不上

在新坟上栽植一丛一丛的花木，而需要在这一片花林中破土挖坟；在这乱杂的丛莽中，只有掘墓人才心中有数，哪里是要重新翻掘的分界限。

这个人口不满二千的村子里，其中总是二三百人同姓一个姓。但这些同姓人当中，互称叔伯兄弟的也只有二三十人。因为对于血统关系，很少有人回溯到曾祖父一代。从时间的深渊里爬上来，出生在世上后，这些人就尽可能把日子过得好些，并且努力维护自己的生命，一旦大限到来，无论幸福与否，就又消失在黑暗之中。回忆自身的家世时，他们心里都确信，他们的家族一脉相传，连续不断，到如今有三十二代祖先了。但他们并不去考查祖先的血统，而情愿努力不让世系在自己这一代断绝。所以，当他们丝毫不差的讲起当地的各种传说和故事时，却不知道曾祖父怎么和曾祖母结了婚。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具有一切美德，至少具有他认为是真正美德的那些。至于恶行，农民也和绅士老爷们一样有理由，愿意认人忘掉自己祖先所干的那些事情，因为农民固然高傲，但有时也难免表现出人之常情。

村民取之不尽的产业是一片广大的、圆形的农田和森林地区。这一份财富可以说一直没有什么增减。虽然有时候一个姑娘出嫁，带去了一部分，然而年青小伙子们频繁地举行远征，为了夺取足够的补偿，到离本村有八小时路程的地方去找对象，并且努力使本村居民的气质和相貌保持必要的多样化，在这一点上证明，他们对于如何使本村兴旺有更深刻的见解，超过不少富庶的贵族城市或者商业城市，也超过欧洲各国的王室。

每年产业分配的情况都有变化，每过半个世纪，就变到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乎认不出原先是什么样子的程度。昨天的小乞丐是今天村里的富人，这些富人的后代，明天勉强挣扎着在中产阶级当中游荡；结果，有的家徒四壁，有的东山再起。

我对于祖父一无所知。因为父亲死的过早，也从来没谈论过祖父。只有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当时轮到了他这一家人来过贫困的生活。我既然不愿意猜想这位曾祖父是个浪子，我就认为，他的财产很可能是由于子女众多，被分得七零八落了。我也确实有许多简直认不出他们谁是谁的远支叔伯弟兄，他们爬来爬去，像蚂蚁似的正要重新把那些分得零零散散的、经过精耕细作的田地弄到自己手里。确实，这些人当中的一些年老的人，又已经发家致富，他们的子女又变成了穷人。

当时的瑞士，已从维特看到的那个可怜的瑞士发生了变化。虽然奥国军队的、俄国军队的、甚至还有法国军队的宿营券如雪片一般覆盖了法国思想的幼苗，但是仲裁宪法在瑞士仍然保证了一种小阳春的温暖天气。尽管如此，某一天早晨，我父亲还是丢下了他所牧放的牛群，到城里去学一种良好的手艺。从这时候起，村里的乡亲们就几乎不知他的下落了。原来，他艰苦的学徒阶段结束，获得了优良的成绩后，他更加壮志凌云，决心去远方漫游。他便以熟练的石匠的身份，游历了一些远方的国家。但是，这时候，滑铁卢之战以后出现的、由沙沙作响的纸花装点成的春天，已经把它的蜡烛之光投射到各地，同样也投射到瑞士各个角落。而那个一脉相承的村庄里的居民也意识到他们一直是在一个共和国中生活。如今，威风凛凛的“复辟夫人”，带着她那大批的纸盒子和纸匣子，也隆重地进入了这个乡村，在这个小地方稳妥地安了家。这里有许多浓荫密布的森林、丘陵和山谷，其中有令人流连忘返的胜地，

又有一条多鱼的清水河。这种种美景还重复出现在广大的、人烟稠密的邻近地区，甚至还有几所住着人的府邸点缀其间。这一切赏心悦目的地方，使大批打猎、跳舞、唱歌、钓鱼、大吃大喝的宾客被吸引过来。人们动作非常轻快，因为他们没有用那些革命强迫他们脱下的用鲸骨箍扩大的裙子和假发，却穿上了帝制时期的希腊式服装。虽然这时候穿这种服装比其它地方是晚了一步。看到这些戴着奇怪的帽子，在离腋下很近的地方系着带子，围着白纱的女神般的高贵的妇女们时，农民们都感到很惊奇。贵族统治的豪华气派，发展到极致，是在牧师家。跟北方新教国家的乡村牧师不同，瑞士的革新派乡村牧师，他们不是一些低声下气的穷人。那些较大城市的市民才能拥有牧师职位，所以牧师职位在统治体系中是世俗的名誉职位的一种补充物。牧师的弟兄掌握着金钱和权力，牧师自己分享这种光荣，为了全国的利益，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统治，或者就尽情去过无忧无虑的、快乐的生活。所以，乡村牧师的住宅，看起来倒象贵人的别墅。还有一些被农民称为容克牧师的贵族出身的牧师。我的老家所在的那个村里的牧师，诚然不是这样的牧师，也绝不是个有钱的人，但是，他又出身城市里的古老的家族，在自己身上和家庭作风上，把城市人特有的骄傲、阶级偏见和兴趣，都结合在一起了。他颇有以贵族自居的神气，把他作为牧师的尊严同一种粗犷的军人和容克贵族的气派混合在一起，因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现代流行的所谓宗教小册子式的保守主义的名称和性质。教区居民慷慨地送上来田地里出产的和厩里、圈里养肥的东西，宾客们又从森林里捉来一些山鹬、兔子和鹧鸪。因为在这里并不流行把野兽从林中驱赶到猎人埋伏处的打猎方法，人们就以文雅的方式，要求农民大规模地捕

鱼，结果，每次都举行宴会，所以，牧师家里无时不是洋溢着一派欢乐的气氛。人们遍游周围的地区，成群结队的互相释访，还支起帐篷，在下面跳舞，或者把帐篷搭在水清见底的小河上，身穿希腊服装的妇女们，就在帐篷下面洗澡。人们还成群结队地去偷袭一个僻静的、阴凉的磨房、或者一小船一小船的坐得满满当当，在湖里和河里游玩，走在前头的，总是那个背着猎枪或拿着藤杖的牧师。

这些人并不需求精神上的补充。就我亲眼看到的来说，牧师的世俗藏书，包括几本法国旧田园小说，盖勒特的喜剧，盖斯诺的田园诗和一本读得破烂不堪的闵希豪森。两三卷似乎从城里借来的，一直没有归还的维兰特著作。人们唱荷尔提的歌曲，只有青年人或许随身携带着一本马提逊诗集。牧师本人三十年来，遇到谈这方面的问题时，每次都要问:“ 您读过克罗卜史托克的《救世主》吗 ?”回答也自然说是读过，他听了以后，就小心谨慎地沉默起来。再者，宾客们也不是那些希望通过辛勤的精神活动，培养风行时代的文化，并通过高尚的教养加以巩固的博雅之士，他们是属于那个悠闲自在的阶级，他们只限于享受那些博雅之士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自己不肯再去绞脑汁，他们一味地寻欢作乐，只要是日子过得富裕。

但这全部荣华的本身就埋藏着崩溃的苗头。牧师有一双儿女，他们两人有着与众不同的爱好。儿子也是牧师，预定要继任父亲的职位。他成天泡在田地里和年青的农民们建立了多方面的联系，或者坐车到牲口市上，用行家的眼光，摸抚着检查口轻的母牛。女儿则一有机会，就脱下希腊式的服装，跪到厨房和菜园里去，费心张罗，好让那些好动不好静的客人们，游玩回来后，有像样的饭吃。牧师家的饭菜很大程度上吸引了那

些研究吃的城市居民，那个管理得很好的大菜园，证明了牧师家的勤劳和整齐。

牧师的儿子忙忙碌碌，最后娶了一个家资富有、身体强壮的农家姑娘，搬到她家里住下，除了星期日以外，每天都给她家照管田地和牲口。他在候补较高的圣职期间，练习着作播种人，把种子一把一把撒出去，并且以实际除草的形式，练习着铲除邪恶。牧师家里对此大为吃惊和愤怒，尤其是当人们考虑到，那个既不会以恰如其分的妩媚姿态躺在草地上，又不会以牧师家女主人的身份烤只野兔，端到饭桌上来的年青的农家姑娘，有朝一日要到那里来做主妇，掌管家政。所以，大家的共同愿望就是，已经渐渐成熟的女儿，要么能够招一位决不背离自己的社会等级的青年牧师做女婿，要么，今后还长期依赖使家庭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只可惜女儿没有找到这样一位女婿，维乐家庭团结的力量也渐渐消失了。

第二回　父亲和母亲

原来，有一天来了一个身材细高、相貌俊美穿着上等的崭新式样的绿色燕尾服，合身儿的白裤子，和有黄色翻口的、擦得发亮的、苏沃洛夫式的长统靴子的男子，这件事轰动了全村。每逢快要下雨的时候，他就带着一把红绸子雨伞，在农民们的心目中那一块精工细制的大金表，就使得他有一种非凡的高贵气派。这个人彬彬有礼地在村里各条街上转来转去，从低矮的门口走进去，看望东邻西舍的老大娘和老大爷。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几乎失踪了的姓雷的见习石匠，他光荣地结束了长期的漫游，回到家乡。人们可以说，他是光荣地回到家乡，如果人们想一想，十二年前，他是个十四岁的穷得一无所有的少年，离开了这个乡村，接着，经过长期劳动，才熬到学徒期满出了师，然后背着行囊，去外地漫游，如今，却以乡村里的人称呼的绅士身份回到家乡。原来，他的亲戚家的低矮的房子里，存放着他带来的两只大箱子，一只装满了衣服和用上等料子做的可以换洗的内衣，一只装满了模型、图样和书籍。这个拥有豪迈气概的二十六岁的青年，眼睛中，流露出一种内在热力和豪情发出的光芒。他说的一口标准德语，对于极其微小的事物，他都是从它的最美好的方面去理解。他游历了整个德国，在各大城市都做过工。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正是他的漫游时代，那个时候，凡是他能够理解领会的文化教养和风

气，他都吸收过来。尤其是他也同善良的中产阶级一起，满怀着对将要到来的更美好的生活的希望，而并没有沾染上当时在不少的上流社会分子当中流行的过分讲究文雅和追求奇异的生活的享乐的习气。

二十年以后，在漫游的手工业者阶层中也开始渗透提高自己文化修养的启蒙运动，当时只有少数志同道合的同行伙伴，是这一运动的最初的、少有的、尚未显露的萌芽，这些人以自己是最优秀的、最受欢迎的工人而自豪，他们由于是这样的工人，又加上勤奋和有节制的生活，所以也能够攒下钱来，进行精神方面的修养，还在漫游时代，从外表和内心方面都成为值得尊敬的人了。不仅如此，这位石匠还从古代德国建筑艺术的伟大作品得到启发，从而更加明确自己的前途，因为受到这种启发后，他心里充满了艺术家的清晰的预感，现在才觉得，当初促使他离开绿色的牧场，投入城市里的创造性生活当中去的那种朦胧的冲动，是有道理的。他以坚韧的意志苦练素描，通宵达旦地映描各种作品和图样，假日也整天不休息。他学会雕刻精巧的图案和装饰，又研究了石雕和建筑学。无论他走到什么地方，他都努力在那些修建巨大公共建筑、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找到工作，由于注意深入研究，不久就受到重视，建筑师们在工地上使用他，而且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让他做制图和文书工作。不言而喻，他在这里并不休息，他经常利用中午时间来描映各种东西，他将能拿到的计算材料全抄下来。因此，他固然没有成为一个受过全面教育的、从学院里科班出身的艺术家，但也确实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有资格树立信心，在自己故乡的首府做一个好建筑师和瓦匠师傅。如今他又怀着这种明显的意图，在村里出现，使人们大为惊叹。他穿着有可以卸下的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口的衬衫，说一口纯正的标准德语、置身于牧师家那些穿着法国化的希腊式服装的人们当中，向牧师的女儿求婚时，大家就更加惊讶起来。介绍人可能是那位有农民思想的哥哥，至少提供了一个起鼓舞作用的先例。这位少女不久便爱上了这位充满朝气的求婚者，由于女方父母的去世，这场即将爆发的纠纷消除了。

于是，他俩就悄悄地举行了婚礼，搬到了城里，再也不去流恋牧师家的光辉灿烂的过去。那位年青的牧师，随即把大镰、小镰、连枷、耙子、干草叉，还有带天盖的大床、纺车、麻梳，装满几车，运到牧师家里，同他那个勇敢的，健壮的妻子一起，搬进来住，所有穿着平纹细布衣服拿着扇子，打阳伞的人们，被她熏的肥肉和麦粉团统统赶走了。因为继任的牧师也会打猎，所以那些挂满了一墙的猎枪，一到秋天，牧师家还吸引了个别好打猎的客人，所以与农民象有几分不同。

那位年青的建筑师在城里开始业务活动是这样的，他雇了几个工人，自己也从早到晚地工作，经过各种规模较小的委托，确证十分熟练可靠，所以还不到一年，他的营业就扩大了，信用就建立起来了。由于他敏捷果断，有见识，富于创造性，所以不久便有许多想要改建或者动工修建什么建筑物而又不知怎样做法的市民，向他求教，请他为他们工作。他总是努力把美观和实用结合起来进行工作，只要主顾们肯让他放手去做，他就高兴，结果，他给他们设计出了不少的更加和谐匀称的装饰、窗子和飞檐，但建筑师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建筑费。

由于雇着各种工人和仆役，家务已经很快地扩大了。他太太却真正以狂热的精神管理家务。她对把许多盛食品的大篮子

装满和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取出来的情况，掌握得既牢固又得法。市场上卖东西的妇女们都害怕她，肉铺的掌柜对她头痛，给雷太太称肉时，他们要想把一片骨头放在秤上就得拼命行使他们自古相传的权力。雷师傅虽说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的需要，节俭的原则在他的许多条原则当中占首要地位，但他为人与人为善，慷慨大方，认为钱这个东西，不论是经自己的手，还是经别人的手，拿它来做什么事情，只要有所帮助，才有价值。因此，他两三年后，手下就已经有了积蓄，那应该完全归功于他太太，她不浪费一文钱，认为最大的荣誉是既不占任何人一点便宜，也不吃任何人一点亏。他的进取精神和已有的信用，由于这份积蓄而发挥更大作用。他自己出钱买了一些旧房子，随即拆除，就地修建壮观的安装了许多别人设计的或者自己设计的设备的居民楼。他把这些房子卖出去，赚了些钱之后立即进行新的计划，他经手修建的一切建筑，都带有不断努力追求形式和构思多样性的特征。博学的建筑学家虽然不得不指摘其中许多地方不和谐调，但总承认这些不知属于什么范畴的体现在建筑中的思想是存在的。如果这位建筑学家是个没有偏见的人，他还要称赞这位建筑师，在这建筑艺术思想贫乏、平淡无味的时代，难得有这种美好的热忱，至少，在距离艺术中心遥远的偏僻省份还存在着思想贫乏和平淡的状态的。

这个不知疲倦的人因为这种活跃的生活，成为一个由市长组成的团体的中心，这些市民都和他接近，彼此之间互相影响，他们当中有一些志同道合、善于接受新思想的人，组成了一个小委员会，他告诉了这些人自己不断努力探求善和美的情况。这时候大约是二十年代的中期，当时瑞士有一大批出身于统治阶级本身的、有文化教养的人，重新拾起已经更成熟的大

革命时代的思想，给七月革命准备了肥沃的，可以获得丰收的土壤，并且精心保护一切提高文化教养和人类尊严的宝贵遗产。雷师傅在他所在的地方，和他的同志们一起，成为这些人在劳动的自来就是扎根于周围地区的下层人民，并且从那里吸收新鲜血液的中产阶级当中的接力者。那些贵族人士和学者所讨论的，是将来的国家形式，哲学的真理和法学的真理，一般都把更进步的人性的问题作为自己专门研究的范围，而在下层人民中进行工作的是这些活跃的手工业者，这时候他们正在努力使自己的活动尽可能地符合实际需要。他们成立了许多多半是这里以前所没有的，其目的大都是为了给社团成员及其家属的福利提供某种保障的社团。他们还开办了公立学校，以保证平民子弟能受到较好的教育。总而言之，他们举办了许多诸如此类在当时还是崭新的、值得称赞的事业。举办这一类的事业，使得这些奋发有为的人有用武之地了，并且给了他们从工作中让自己提高的机会。因为，他们为了事业必须开许多次会，草拟、讨论、审查、通过各种章程，选举会长，对外对内都要宣布和保持一些权利和形式。

希腊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这各种不同的因素相结合，共同使他们受到感动，和在其他各国一样这一斗争在瑞士，第一次使人心从普遍的死气沉沉的状态中重新振奋起来，想到争取自由是全人类的事业。对希腊独立运动的同情，使这些非希腊语文学者的同志们，除了怀着原有的其他方面的热情以外，还具有一种高贵的国际主义的热情，并且把这些开明的手艺人身上最后的一点庸俗的小市民气味消除干净。雷师傅性格坚定，思想高尚，处处和大家一同前进，是大家的一位忠实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朋友。因为他并没有一点儿虚荣心，所以，他可以

说是更幸福的人。凡是他还能学会的，他都开始重新学起。他还鼓励他的朋友们这样做，不久，这些朋友当中，就再也没有一个人拿不出少量的历史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藏书来了。因为几乎所有的人在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都非常少，他们发现历史是一块肥沃的田地，便怀着越来越大的兴趣，在历史这块田地里各处漫游。礼拜天早晨他们聚会，几个房间坐得满满的，大家进行争辨、交流、比如同一原因总产生同一结果，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虽然不能深刻理解席勒的高深的哲学论著，却从他的历史著作中受到更多的教育，他们以历史角度以实际的精神来理解作品，而无法体会诗人表达的艺术思想。他们最欣赏的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觉得再也找不到其他类似的作品，能使他们感到这样满足。同现今学术界不少席勒崇拜者的精神相比，这位诗人的思想和语言所特有的那种均衡的热情和纯洁性更适合这些手工业者朴实平凡的活动。但是，他们虽然是淳朴的、非常注重实际的人，穿着睡衣读剧本却不能使他们感到十分满足，他们希望，这些重大的事件有血有肉地、绘声绘色地活现在自己眼前。因为在当时瑞士各城市里，还说不上有什么固定的剧场。在雷师傅的鼓励下他们干脆下定决心各尽所能，亲自上台去演喜剧。比起学会扮演剧中的角色舞台和各种大道具的制备，来得快些，做得更彻底些，所以其中不少的人都想超出自己的任务范围，用加倍的力气来钉钉子，锯木板。但是，也不能否认，由于这种表演练习，几乎所有这些朋友都始终保持着善于词令和举止大方的特色。他们上了年岁以后，又把这类活动丢开了，但对于任何方面的有教育意义的事物，仍然保持着新鲜感。如果今天要问，他们到底从哪儿得来的时间，做所有这些事情，而并没有耽误工作，荒废家务，那就可

以这样回答：第一，他们还都是健全朴实的人，不是什么钻在任何行动上，任何特殊的工作上，都要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牛角尖的人，这种钻牛角尖的人，他们对一切问题都要进行烦琐的分析，然后才觉得够味。第二，把每天晚上从七点到十点这段时间，均匀地加以利用，那些看着酒杯，望着雪茄的烟雾胡思乱想的市民相比，他们的时间就要多得多了。当时，人们宁愿秋天自己亲手把美酒藏入酒窖里也不愿给一群酒馆老板交纳贡金。这些手工业者，不论家道贫富，都认为，夜晚聚会结束时，不让大家喝一杯家常薄酒，或到酒馆去打酒，都是可耻的事。他们当中任何人都不在白天把一本书或者一卷纸带到别人的作坊里去，就是带去的话，充其量也是匆匆忙忙地秘密行事，不让徒弟们看见，那时候，他们以小学生偷着传阅光荣的军事冒险计划一样的神情干着这件事。

上天注定这种活跃的生活要以别的方式引起灾祸，雷师傅由于工作过于劳累，有一天严重地中了暑，后来没注意又着了凉，要患大病的祸根就在他身上种下了。他这时候还不爱惜身体，舍不得停止自己的活动，而仍旧是哪里有事要做，就到哪里搭一把手。他认为，不应该突然削减这些已占去他全部活动的多方面的本行业务。他进行盘算，投机，签订合同，远出下乡负责采购。他这会儿还在脚手架的最高处，转眼又在地下室里了。他从工人手里抢过铁锹来，扬上几大锹沙土，又急忙抓住杠杆，帮着撬动一块大石头。他就亲自把一根横梁扛在肩上，喘吁吁地一直把它扛到现场。因为他觉得，等人们来扛时间太久。他干了这些活以后，仍然不肯休息，晚上还在社团里作一篇生动的报告，或者夜晚以判若两人的形象在舞台上出现，慷慨激昂，怀着崇高的理想，进行一场艰苦的斗争，比起

白天的工作，这要使他劳累得多。结果，他正在年富力强别人在这个年岁事业才刚开始的时候，就忽然死去了。他死的时候，还有没有完成的计划，没有实现的希望，以及没有看到他们满怀信心盼望着的新时代。他遗留下他的妻子和一个五岁的孩子，而我就是那个孩子。

人们感谢命运让自己拥有了什么，但也同时加倍埋怨命运让自己缺少了什么。所以，听了母亲关于父亲的长篇叙述，我心里也就越来越对已经不大记得的父亲，充满了钦佩之情。说来奇怪，关于他我记得的最清楚的一件事，恰巧是在他死以前整整一年的美好的一瞬间发生的事：一个礼拜天傍晚，他抱着我在田间散步，从地里拔了一棵马铃薯，他指给我看肥大的块茎，他已经在努力启发我心里对造物主的认识和感谢。他穿的那件绿衣服和紧挨着我的面颊的那些闪闪发亮的金属钮扣现在我还记得，还有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把我的目光从他手里高高举着的那棵绿色的马铃薯的块茎吸引过去，使我新奇地凝视着他的眼睛。后来，我母亲常常对我称赞说，从父亲的美妙的讲话中她和自己的侍女，受到多么大的教育。我的记忆里仍保留着他早一些时候的形象，我记得有一天早晨，他全副武装来和家人告别，去参加一连几天的演习，他的全副武装的形象使人觉得有点离奇。因为他是个射手，所以，对我来说，那件衣服可爱的绿色和那些银扣发出的金光同他的形象融合一体了，我已经不记得他的相貌对于他在世最后一段时间的形象也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

每逢我想到，忠实的父母还是那样热烈地疼爱自己的最不肖的孩子，心里永远忘不了他们，我就觉得，那些所谓好人，如果因为自己的生身父母是坏人，过着下贱的生活，就离开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